

金戒指

——胡奇——

胡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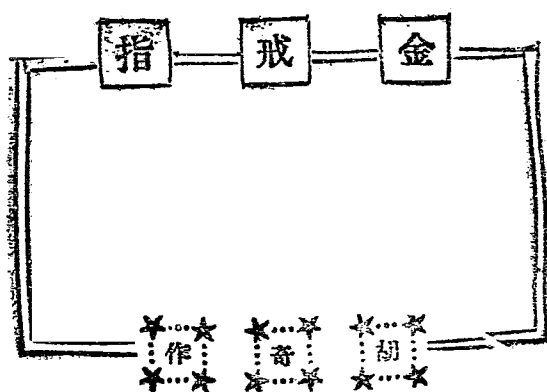


翰書店發行

MG

1234.6

365/7



3 2168 2840 4

行發店書奮經

金戒指

作者 胡 奇

出版 錫奮書店

定價 五元
一九四五，十二。

金戒指

（獨幕話劇）

人物：

趙鬍子：上了年歲的老苦力。

趙婆：一個和善的老女人。

金根：他們的兒子。

四奶奶：隣人，沒有主見。

八路軍連長。

八路軍戰士。

八零軍衛生員。

偽軍甲、乙。

開幕：

破陋狹窄的小院子裏，大門緊緊的閉着，金根神色恐懼的向門縫裏對外張望着，門外傳來稀疏的槍聲。

根：（少停，回頭向屋內）娘，走了，他們統走了。

婆：（探出頭來）唉，吓死人了。

根：（開開大門，拐着腳走出去，這時突然遇見了什麼，就趕緊縮回身）啊呀！
婆：什麼，他們又來了？

根：（定了定神）不，一個死人在門外躺着呢！

妻：老天啊，他們又把誰打死啦？

根：剛才不是有一個皇協軍傷兵在叫嚷嗎？一定給那個排長打死了。

妻：啊呀呀，這些東西真是殺人不少眼呢。（向門內）金根爹，快出來吧，那些閻王爺都走了。

鬍：（自屋內走出）不礙事啦？

妻：都走遠了，不礙事了。

鬍：（掏出錢）那，金根，你去買回些東西來吃吃吧？八路軍一個勁在城外打，咱餓餓着也不像話。

妻：他脚上那個大窟窿，怎麼走得動呀？

鬍：好，就是我去買，好，我一點光都沾不上你們的了。

妻：金根，你拿這布蒙着頭，那些打不死的兵要是拉你去當硬子，你就說病了。

鬍：（把布單扔在地上）看您囉嗦的，我這上了年紀的，他們拉我有用呀。（他把門開開，從裏面迎面上）

甲：幹什麼的？站住。

鬍：老總，家裏坐吧，都是一家人。

甲：一家人，你媳婦又沒跟我睡過覺，誰跟你認識呢。

乙：搜一搜，看有私貨沒有？

甲：班長，你歇歇讓我來吧。

乙：不，我自己來。（從褂鬚子身上搜出票子）這是啥。

鬚：（習慣的笑着）這是三百塊聯合票。

甲：對不起，老頭子，咱哥兒們路上遇了難，想借一借化。

鬚：（老練的）老總們要是要求請拿去，小意思，這一包香煙都買不上。

妻：老爺們，這錢你們可不能拿，這是同四奶奶借來的。

甲：咳，你這半婆真不開通，人家能借給你化，你就不能借給咱班長化化。

（槍聲雨響）

甲：（一驚）快走吧，光怕他們跟着屁股滾上來了。

妻：（拉着乙）老總，這錢是命根子，咱一家靠它吃用呢。

乙：（推開妻）你這東西真麻煩，拿你這錢一點錢你都號他娘喪，等八路軍來了，纔

了你的房子，殺了你的人，到那時，才叫你高興呢。

甲：走吧，（兩人匆匆下）

鬚：（一股悶氣這一下出在妻身上）你這老狗日的呀，一點見識也沒有，人家搶東西！

你就隨他搶好了，說了那麼多廢話，頂個×用呀。

四奶奶在門外：鬚鬚子，怎麼這邊有一個死人呢？呀，又是一個皇協軍給打死了？

鬚：哦，四奶奶來了。（迎四上）

四：（擦眉弄眼的）啊呀，這些死人的長像可真怕死人了。有一個死人左眼打爛了，右

眼還沒睜着呢，我的媽呀，我往後真不敢看了，這一定又得三天不能好好吃飯。

妻：四奶奶，你坐吧。（擦淚）

四：咳，金根娘，你跟誰生氣啦？

根：剛才來了兩個皇協軍，把你借給的三百塊鬼票搶去了。

四：噫，搶去了認倒霉就是了，犯不着生氣，剛才我也是叫那兩隻黑狗搶了些東西去呢。

齡：你叫他們搶了些啥啦。

四：十個雞蛋，跟四先生的一雙棉鞋。

齡：別的沒有啥？

四：說起來真該我不破財，今早我看勁頭有點不大對，我就把值錢的東西埋起來，只留下個金戒指，平常我的這箇金戒指總是放在粉盒裏的，可巧今天那兩隻黑狗來了，我就像鬼使神差似的，就覺着放在粉盒裏不保險，這時我就順手放在鞋筒裏，沒讓他們知道。

婆：後來呢？

四：你們猜怎麼樣？

齡：怎麼？

四：誰知道那兩個傢伙隨走的時候就把我那粉盒子拿走了，你們說我走運不走運？

婆：那你金戒指就沒丟？

四：可沒丟，這鞋筒裏放着呢。（取出）你們看，他們要把這搶去了，四先生的命不就是完了嗎？（把戒指戴在手上）噫，以後我得小心啦，聽你皇協軍有天大的本領，老娘這個金戒指，你們就是搶不走。

齡：四奶奶，我家金根向你要的藥你帶來了沒有？

四：帶來了，金根娘，給你，

妻：怎麼個使呢。

四：你拿小蘇油合上，給金根擦上，不出十天他這腳上的窟窿就能長肉了。

妻：可麻煩你了。

四：好了，我要去了。趙鬍子，回頭有空你給我挑兩担水。

鬍：是。（四下）

妻：老天爺，這藥還要小蘇油合起來擦呢。這時候亂烘烘的到那裏弄去呀？

鬍：我看再問四奶奶要一些行不行？

根：算了，咱不要再問她要東西了，四奶奶不是大方人，你問她要東西，她少不得一窩

窩來叫我們弄這個，一會又弄那個，誰有功夫來伺候她呢。

鬍：孩子，這些咱們都忍讓着點吧，只要你的腳治好了，咱們爺兒倆就能到車站上滿載

吃，也用不着一趟趟的去麻煩她了。

（四奶奶慌張由門外叫擊着上）

四：趙鬍子，不得了啦，我可回不得家了，你們讓我在這裏待吧。

鬍：怎麼啦。

四：你們說這日子可怎麼熬法呢，我看老天爺就不想讓人活了，唉！真是把我都吓壞了。

妻：四奶奶，先定心，慢慢的給我們說吧。

四：啊呀，趙鬍子，你先給我一口水，（對妻）你兒摸摸我的胸口，差一點把心都吓得

跳出來了。

翻：四奶奶，水，

四：（尋碗就喝，然後慢慢的舒了口氣）唉！越是心急，心裏有雷越是敲不出。

惠：你見了啥呢？

四：（疑神見鬼的）我真想不到他們來得這樣快。

翻：你說誰？

四：我是說，唉！你看我都吓糊塗了，（急起立）俏鬍子，你出去看看，看他們來了沒有？

妻：到底是誰呢，我的四奶奶。

四：就是八路軍，他們統統進城來了。

根：八路軍進城來了？

四：剛才我回家，聽東頭潘老二跟我說的。

翻：那我們趕快躲起來吧，聽說八路軍殺人如割草，窮富都不能活命呢！

四：不行啦，這會四門都給他們把住了，咱們就是跑也沒地方跑了。

翻：城裏那些保安隊，皇協軍呢？

四：都叫八路軍捉住了，

妻：嗚呼呀！捉住了！好，好！可是八路也要殺人怎樣辦呢？

四：（怨）見自己穿的衣服不合適（命根娘，你看我該死不該死，還穿得這樣乾淨富麗

事一樣呢。快，你快把身上衣服脫一件給我穿穿。

妻：四奶奶，你真會說笑話，我嚇的要死，你怎麼能穿我的衣服呢。

四：我的天，這一會越破越醜才好呢，快脫下吧，（穿起妻衣服端詳了一番）金根媽，你說像不像你們家裏人？

妻：這麼像呢，你們吃得又白又胖的，那能跟我們窮鬼比呢。

四：瞧，你說的就是，趙鬍子，你有煤烟子沒有？

鬍：什麼，煤烟子？

四：你身上有沒有，給我一些。

鬍：（在身上摸了一陣）我身上沒有哩。

根：看你們吓的，煤烟子怎麼往身上找呢，你看那煤爐子上不是現成的。

四：可就是，（趕緊跑到爐子跟前抓到一把黑，往臉上一抹）你們看是不是跟你們一樣了？

鬍：唔，不像，咱們家裏人的頭髮就不油光油光的發亮。

四：唉！我怎麼搽了那麼多生髮油呢，老天爺，這下洗也趕不上洗了，（順手奪下妻的破包頭布，自己裹上）這，這下可像了吧。

根：我看八路軍不見得可怕，人家說八路是說道理的呢。

四：怎麼不可怕呢，我今天可看見了。（一句話只說了一半，忽然又對轉趙鬍子）趙鬍

子，你快到我家用去看去，我家也不知道給八路軍糟蹋成什麼樣子了。

鬍：嗚呀，四奶奶，聽說八路軍殺人如割草，我怎麼就敢去看呢。

四：你上了年豈不礙事了，偷偷的看一眼就趕緊回來，趙鬍子，咱家不在大路口，院子又那麼大，家裏還不曉得給八路軍弄成個什麼樣子呢。唉！四先生掙了半輩子，這

一下都完了。

謝：好，我給你看看去。

妻：金根爹，你可要小心些，看一眼就扭頭往回跑，不要叫人逮住了。（謝下）

根：你們放心吧，我聽人家說八路軍是好隊伍，鐵路上工人老王也說他們對咱窮人最好了，皇協軍跟日本人說的那些話，怕全是謠言。

四：你可不能說是謠言，人的名，樹的影，無風就不會起浪，難道城裏好多人嘴說的都是謠言？

妻：金根你可不要做夢了，我自小長了這麼大，我就沒見過好隊伍。

根：如今世事不一樣了，早先還有皇帝呢，這會怎麼沒有了？

四：哼，我就不相信你的，要是八路軍會好，我打賭，給你找一隻會下蛋的公雞。

根：賭就賭，那咱們就走着瞧。

（趙驕子滿頭大汗上）

謝：啊呀，我可看見了。

妻：八路軍來了？

謝：我剛走到大路口，就偷偷往四奶奶家一看。

四：怎麼？！

謝：啊呀，我劈頭就見一個八路軍從你家出來了！

四：他手裏拿東西沒有？

謝：拿東西沒有，我可沒看清楚。

妻：你怎麼不多看兩眼呢？

鬍：我的奶奶，你不是叫我睜一眼就扯頭往回跑嗎？

四：我看說不定他們又要來這裏呢，趙鬍子你再看看去好不好？

鬍：好，我再看看去。（下）

四：金根娘，我們找一個地方躲一躲，快，快去吧！

妻：（看見趙手上那個金光燦爛的戒指）怎麼啦，四奶奶，這會你還帶着金戒指幹嗎呢？

四：哦，該死，這，這麼辦呢？你快給我出個主意吧。

妻：放到口袋裏行不行？

四：不行，八路軍還要搜身上呢，金根娘，你快點說我放在那裏好，四先生自個路上惹事掉了以後，咱一家的命就指着這活呢。

妻：啊呀呀，那這樣辦，你含在嘴裏吧。

四：含在嘴裏好？（真的把戒指放到嘴裏去）

根：不行，放到嘴裏，一不小心掉在肚子裏，那還不把命要了。

四：（哭喪着臉）那怎麼辦呢？

妻：這，我也沒辦法呀。（轉了一個圈，指着牆）哦，我看塞到這牆裏吧。

四：那也不保險，聽說八路還要燒房子呢。

（趙鬍子氣喘喘上）

鬍：來了，來了，我聽潘志二說往我們這裏來了。

四：咳，你怎麼不親眼看看呢？

翳：好，我再看看去。

四：怎麼辦呢，這金戒指眼看就要完了，金根娘，你快給我出個主意吧。

妻：四奶奶，我可沒有主意了。

四：這怎麼辦，眼看這戒指就完了。（急得滿院子轉，一不小心撞在金根的身上）

根：啊呀，你碰了我的腳了。

四：（忽然計上心來）哦，金根娘，我看就把這東西帶在金根腳指頭上好不好？

根：怎麼？

四：金根，你受點委曲吧，要是把這帶在你的腳指頭上，再把這破鞋往上一穿，就一點也看不出來了。

妻：那能行啊？

四：救救命吧，四先生忘不了你們的好處，金根，脫了你的鞋。

（金根脫鞋，四奶奶把戒指給他帶上）

（趙翳子上）

翳：來了，可真是來了，你們聽他還在叫我呢！

連：（喊聲）老鄉，不要害怕，咱們是自己人。

四：啊呀，快躲起來吧，（拉着妻跑入屋裏去，趙翳子也跟了進去，妻推趙翳子出，好連長從門外入，兩人正攔了個滿懷。）

翳：（吃了一驚，忙往後退）

連：（笑迷迷的）老鄉，怎麼我一直叫你，你一個勁光跑呢。

鬍：（像木人一樣默看着連長）

連：你怕個啥呢，都是自家人。老鄉，咱們就是八路軍，老百姓的隊伍。

鬍：（仍不敢說話）

連：老鄉，你不要聽那些壞好的謠言，咱們八路軍不殺不搶，買東西公公平平的，一點也不能讓老百姓吃虧，老鄉，你明白不明白我的話？

鬍：（連眯着眼不知所措）

連：（更和藹的）老鄉，你聽懂我的話了嗎？

妻：（從屋內跑出與鬍解圍）老爺，他是鬍子，耳朵聽不見。

鬍：對啦，我是個鬍子，耳朵……

連：（大笑）你這老鄉真會出洋相，我說了那麼多的話，你倒聽不見，她只說了一句，你聽的倒怪真。

根：八路軍老哥，他們都叫那些謠言吓糊塗了。

連：老鄉，你知道那邊路口一家大院子是誰的？

四：（從房內跑出，驚叫）什麼，你們把那大院子佔了？

連：老鄉，你知道那是誰家的院子？

四：我，我不知道。

連：老鄉，你們要是知道那家大院子的主人，就趕緊告訴我，我們要找他呢。（對四）
你知道嗎？

四：誰知道他上那裏去了。

根：你找他幹嗎？

連：我想借他家院子住一住，可是他家沒有一個人，那些桌子椅子亂七八糟的扔在那裏，咱連動也不敢動。這會弟兄們只好在大門外待着，四處找他家裏人，一個也找不着。

根：哦……

連：（拉根）麻煩你領我去找一找吧。

根：老哥，我腳上不方便，不能跟你去。

連：你這腳怎麼啦？

根：早三個月以前，我在車站上搬貨叫日本人的洋狗咬的。

連：（看視）找醫生看了沒有？

根：老哥，咱們窮得連嘴都顧不上，那裏能請醫生呢。

連：你不趕緊治那還能好嗎？

根：唉，每天找些香灰敷一敷就完事了。

連：好，待會我給你找一個人來。（下）

（大家目送着）

妻：四奶奶，那個八路軍要找你呢，你怎麼不吭呢。

四：我的娘呀，遇到這種事，我怎麼敢出頭呀。

妻：（對四）我看這個八路軍挺和氣的，他說你家裏的東西一點也沒有動，要不你就回去看看也好，有空屋子就給人家騰一個出來。

四：喲，我一個婦道人家不敢去。

謝：我跟你一塊去好嗎？

四：趙鬍子，你少找麻煩，等過了這一陣子再說吧。

謝：我看人家就是好。

四：我可不敢信他們會好。

（戰士匆匆上）

戰：（粗裏粗氣的）老鄉，麻煩你借一根針使使好不好？

妻：我，我沒有。

戰：（向四）你呢，你有沒有？借給用一用。

四：我也沒有。

戰：啊呀，用完了就還你，咱八路軍又不是別人的隊伍。快吧，馬上我還要出發呢。

（大家不得主意的看着戰）

戰：咳，你們到底是有沒有，快啣嚥！

四：老總，我真的沒有。

戰：你瞧你，你又不是太太，又不是奶奶，是窮人怎麼連根做生活的針也沒有呢？

四：老總，我家裏有，身上可沒有。

戰：那你回家給拿一拿吧，（急）老鄉，麻煩你，你快一點吧，咱隊伍都出發了，我還得追上他們呢。

四：哦，我想起來了，我家裏沒有針，嗯，真的沒有。

戰：喂，你這老鄉怎麼一會說有，一會又說沒有呢？真糟糕，人家急着要出發，你偏偏給人瞎添麻煩。

根：哦，老哥，我這裏有一根縫鞋針，你看能用不能用。

戰：對啦，我就是找縫鞋針呢，好，我先拿去使使。（匆匆下）

（大家默然）

四：趙鬍子，你可看見厲害的了吧，剛一來就要東西了。

根：鐵路上工人老王說他們借東西會還，說不定……

四：那才是扯淡呢，天下老鴿一般黑，當兵的拿了東西可沒還的道理。金根娘，你說呢？

妻：可就是。

鬍：咳，反正就是那麼一回事，當兵的多多少少還能不摸老百姓一點東西？

四：這八路軍呀，八路軍一來，往後我還得操心呀。（歎氣，摘下頭巾）唉，你們寧根，本來我頭髮就少，以後我總得全愁的掉完呢。

根：（警告大家）不要說了，又來了一個八路軍。

四：怎麼又來了？

妻：快，快把你頭髮蓋起來。

鬍：（上）老鄉，這裏是不是有個人叫洋狗咬了的？

根：老哥，就是我。

鬍：連長叫我來給你看一看腳。

根：什麼，剛才來的那個老哥是連長？

衛：對啦，連長特地叫我來的。

根：爹，你說怎麼辦？

衛：人家來給咱看，咱就讓人家用吧。

四：好，你把鞋脫了。

四：什麼，還要脫鞋。

衛：先洗洗，消消毒。

妻：金根，我看你不要看了吧。

根：（猶疑）娘，四奶奶，八路軍都是好人，我看不會……

四：金根，你省點事吧，咱一家命根子都在上邊呢。

衛：不，四奶奶，那還是讓金根看看吧。

四：趙鬍子，你真糊塗了，你拿啥錢給人家呀（示意）我哥處專要這麼一搭搭呢，（用

手一比）

衛：對啦，那就不看吧，

衛：老鄉，咱八路軍給你們看病就不要你們化錢。

妻：金根爹，我看咱以後託四先生想法給金根看脚吧，這會亂烘烘的，金根也沒有心腸

治。

四：對啦，先生一定能幫你忙。

衛：那好，老總，那咱就不看吧，麻煩啦，請你回吧。

（戰士上）

戰：老鄉，還你針，還你針。

根：啥，針？

戰：這針不是你的嗎？

根：（不接，大家驚奇的看着戰）

戰：哦，剛才向你們借，你們不借，這會拿來還你們，你們又不要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大聲）快拿去把，咱排長帶隊伍走遠了，我還得趕上去呢。

衛：同志，對老鄉態度 and 氣一些吧！你把針丟下，我給你還。

戰：哦，這是老鄉真怪。（下）

衛：老鄉，剛才那位同志到咱八路軍來還不久，他還不懂得規矩呢，這針是誰的？

衛：（一把抓住衛）哦，老總，你們八路軍不管誰借東西都得還？

衛：當然要還啦。這是鐵的紀律，誰都不能犯。

衛：那你給咱看病，現在不要錢，往後也不要吧？

衛：現在不要，往後也不要，說一句是一句。

衛：（歡喜的笑着）啊呀，四奶奶，八路軍真是活菩薩。老總，你今年多大啦。看你還

年青呢。

衛：二十啦。老鄉，你往後叫我同志，咱們軍隊跟你們是一律平等的。

衛：四奶奶，你聽聽，這個老總——

衛：老鄉，怎麼你還叫我老總呢？

衛：哦，同志，同志記得多好呀，一律平等，可真是一律平等呢，好同志，那你就

他看看腳。

四：（對妻）沒藥錢怎能行呢，金根娘，鬍子辦事真是顧頭不顧腳。

妻：金根爹，沒藥錢，不行啊！

鬍：啊呀，剛才我裝聲，怎麼這會你也裝開鬍子呢。人家不要錢，你剛剛沒聽見。

四：（拉過鬍到一旁）我看這藥不一定好，你快叫他別看吧，還是少找麻煩好。

鬍：四奶奶，人家一定給下好藥，不管怎麼，看好了也好讓金根到車站上混飯吃了，要不只靠我這幾根老骨頭，這日子也支不住。

衛：（對根）那你脫鞋吧。

四：（上前）金根，你要是看了腳，那咱一家子命根子就完了。

鬍：四奶奶，你今天怎麼啦？金根今天要清病，你總攔在頭裏，難道他病着不能淨錢，你心裏就舒服啦。

四：趙鬍子，你不知道，我們一家子的命根都在那上邊呢。

鬍：笑話，你一家命根子怎麼跑到他腳上去呢？我們一家子的嘴才真的還指望那腳吃飯呢。

妻：金根爹，四奶奶說的有些道理。

鬍：那盡是些謠言，（轉身對衛）同志，你快給他治病吧。

衛：他不脫鞋叫我怎麼治？

鬍：金根，你怎麼不脫鞋呢？

四：（拉過鬍）我來給他脫吧。（把金根的鞋脫了一半）行了吧！！

衛：不行，全脫了吧。

四：他脚上臭，我怕你聞着不舒服。

衛：臭不臭倒沒啥，我看還是全脫了好。

衛：（又脫了一些把金根脚指蓋住）這可行了吧。

衛：怎麼你連一隻破鞋也捨不得給他脫呢？（把鞋穿過來，算得遠遠的，這時那顆戒指

却露了出來）咳，老鄉，你怎麼把這東西帶在脚上呢？

四：（跪下，哭）老鄉，你，你饒了我吧，我給你叩頭。

衛：（不解）這是什麼意思？

根：（呆了）他是怕你，這才……

衛：（恍然大悟）哦，原來你們是怕我搶了，這才帶在脚指頭上的，是不是？咳，老鄉

，八路軍不是那樣的隊伍，（從根脚上拿下戒指交給四）老鄉，是手上帶的東西，

你還是帶在手上吧，八路軍在這裏，就沒人敢動你的。

四：這，這，（接過戒指，迷惘的望着衛）

衛：（和氣的）老鄉，你放心拿回去吧。（回過頭，嚴肅謹慎的給金根用藥水洗腳）

（四癡癡的望着衛，慢慢的把戒指帶上，於是迅速的轉過身，帶着疑問對趙鬍子指

了指衛的背影，又用手比了個八字，這時趙鬍子笑迷迷的點了點頭，也比了個八字

，趙妻拉過頭，看着她手上的戒指，三個八相視而笑，然後又沉默喜悅的一同看着

衛，不斷點着頭表示讚許）

根：四奶奶，八路軍怎麼樣？

四：好。

根：那你怎麼不去給我找會下蛋的公雞呢？

（全場人笑）

——閉幕——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晚于解放安陽城的砲聲中。



KBC
G
234.6
65